

1965

华北区话剧歌剧观摩演出会剧目

山村姐妹

話 劇



HUABEIQUHUAJUGEJUGUANMOYANCHUHUJUMU

1965

华北区话剧歌剧观摩演出会剧目

四幕话剧

四幕话剧

山村姐妹

刘厚明 编剧



中国林业出版社

出版社

中国林业出版社

百花文艺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山区海棠峪村貧农的女儿、城关小学教师祁金雁，是个牢记革命传统，胸怀革命壮志的青年。她深感家乡阶级斗争的复杂和生产斗争的艰苦，毅然申请还乡，决心同乡亲们一起在党的领导下，为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而奋斗。

金雁在党的教导下，在老耿头等老一輩的关怀和培养下，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方面与富农表孀进行了針鋒相对的斗争，并帮助受她影响的母亲和妹妹，划清了阶级界限；一方面坚持和社員們一起劳动，并且和村里的年輕人搞成了“海棠高接苹果”的科学实验。当海棠树上結出了大苹果时，他們又开始了劈山引水的新的战斗。

他們是在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而且决心“一代一代地画，一笔一笔地画，早晚要和世界的劳动人民一道，把地球这个大家伙，画得它明光耀眼，一片通紅！”

山 村 姐 妹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哈密道12号) 天津市名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津出字第00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張 3 插頁 4 字數 6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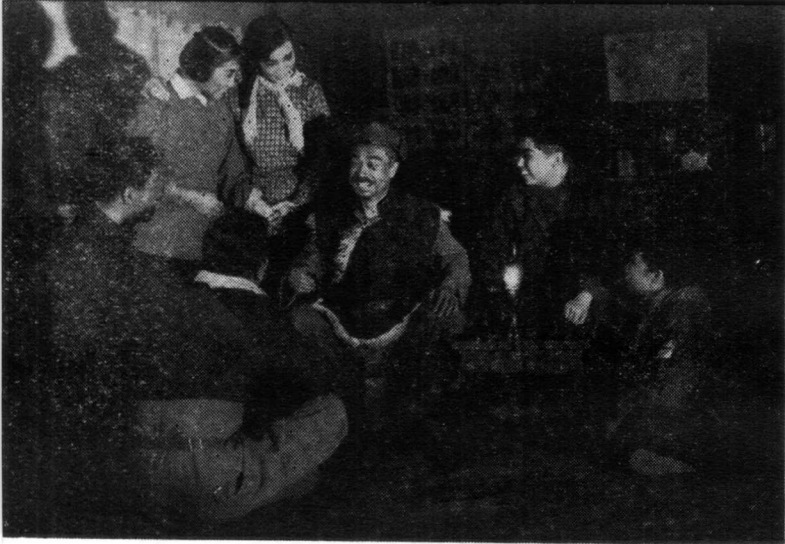
1965年8月第1版 196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9,000

第一幕 金雁：「妹妹，咱們是喝黨的奶汁長大的，
可要聽黨的話呀！」



第二幕 金雁：「黨讓我們往東，你偏攔攔我們往西，這就是打你
那富農本性里冒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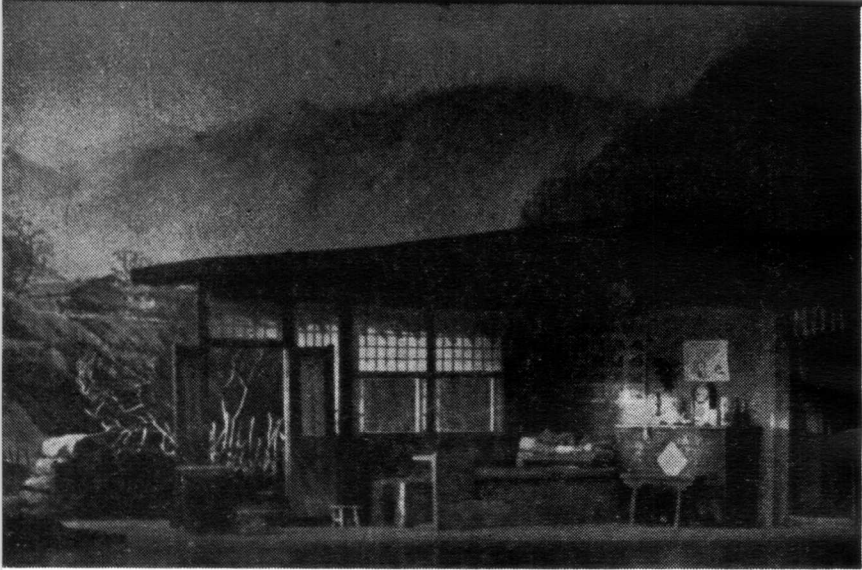
第三幕 老耿头：“困难是給咱革命的人磨刀，不是让它卷刃的！”

第四幕 金玲：“去你的鴛鴦戏水，去你的荣华富贵！”





第四幕 金雁：“这张調查图是給远景图做准备的。”



◇ 第一、三幕景 祁金雁的家

設計者 韓西宇 宋 垠

◇ 第二、四幕景 祁金雁的屋外



人 物

金 雁 女。共青团員。二十四岁。

金 玲 金雁的妹妹。二十一岁。

祁 母 金雁的母亲。五十五岁。

小丢儿 金雁的弟弟。十四岁。

老耿头 党支部委員。林业队队长。五十三岁。

志 军 老耿头的儿子。团支部委員。二十五岁。

赵明理 金玲的爱人。中农。二十五岁。

錢 氏 金雁的表孀。富农。五十二岁。

庆 誠 男。农业队队长。六十岁。

大 元 男。林业队會計。二十三岁。

春 英 女。林业队社員。十九岁。

成林嫂 林业队社員。三十岁。

虎 子 男。林业队社員。二十三岁。

第一幕

人民公社化数年后的一个早春，在北京远郊区的山村海棠峪。

音乐声中大幕启。二幕前，台两侧露出两个坡脚——点出山村特点。

〔老耿头笑默悠悠走上。〕

老耿头 (对观众) 同志们好！在今几个这晚会上，我说一段故事，这故事里也有我，那我就先自个儿介绍一下。我姓耿，人们叫我老耿头，就是咱北京城外山区海棠峪的人。我是海棠峪生产大队党支部的支部委员，也是林业队长。(停顿) 自打公社化以后，我们村儿年年治山修地整果园，立志挖掉穷根栽富根。生产是一年比一年强，社员生活也是一年比一年好。可没想到：前年从春到夏，没下过一丝雨，到了秋天又来了个掐脖子旱！这一来庄稼、果木一家伙就减产了四五成！俗话说得好：“烈火炼真金，困难考验人。”拿俺村儿祁家那两个闺女——祁金雁和祁金玲来说，对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就是两个样儿、两种

勁頭兒！今兒我要說的就是這麼一段《山村姐妹》。

(停頓)說的是頭年春起，一個禮拜天，我正帶着一幫小青年子們背石頭、砌井幫。大伙干劲足，熱氣高，干着干着就忘了什麼鐘點、時辰了。我猛古丁兒一抬頭：嗨，日頭到了腦瓜頂了，該招呼大伙收工了，我就掏出哨子這麼一吹……

〔卡燈，舞台全暗。〕

〔哨聲中燈光漸明。老耿頭喊聲：“同志們，收工嘍！”〕

〔音樂起，老耿頭喊著：“喂，收工嘍！”從舞台右側上。〕

〔大元、春英用“梯架”（山區社員背東西用的一種木架）背着石塊走上。〕

老耿頭 大元、春英，把石頭送上去，咱就歇啦！

大元 春英 好嘞！（下）

〔志軍扶着空梯架上。〕

志 軍 爹，又到收工的時候啦？

老耿頭 到啦！

志 軍 我再背一趟。（下）

〔虎子背着滿滿一簍石塊走上。〕

老耿頭 嗨，虎子，你又背這麼多呀！

虎 子 啊！

老耿頭 少背點兒吧！

虎 子 沒啥！（下）

〔成林嫂用背簍背着石塊上。〕

老耿頭 成林媳婦，給我吧，你該家去給孩子喂奶了。

成林嫂 (推让了一下，放下背簪) 謝謝您了，耿大叔。

〔音乐止。小丢儿挎着书包，拎着一个鲜红的点心盒子跑上。〕

小丢儿 嘿，你们看！

成林嫂 小丢儿，放学啦？哟，点心！

小丢儿 我二姐从北京百货大楼买来的，她说那百货大楼比咱北山还高哪！

〔志军背着石块重上。〕

老耿头 怎么，你二姐这几天上北京啦？

小丢儿 不，上馬坊找她那个“对象”去了。昨天他们从馬坊坐着大汽车上北京逛了一趟。您看，她来了！嘿
嘿……(跑下)

成林嫂 这么说，她那个对象搞成了？

志 军 头年钱小香嫁到馬坊，回来就跟金玲宣传：什么馬坊是平乡，又是富村儿。金玲早厌烦咱们山区了，还能搞不成？

〔金玲上。灯心绒外套、皮鞋、塑料提包，打扮得花儿似的。见老耿头等，一惊。〕

金 玲 (难为情地) 成林嫂，耿大叔，志军哥。

成林嫂 哟！真漂亮啊，跟个花鲜鲜似的，还穿着皮鞋呢，那玩意儿不硌脚吗？

金 玲 不硌。

志 军 金玲，你三天没上工，可没跟队长请假啊！

金 玲 (对老耿头) 耿大叔，我……我要跟您请长假喽！(咯咯笑着跑下)

成林嫂 (指台左) 您看，有个人扛着辆自行车上来了。

老耿头 许是金玲那个对象吧？他们不好意思一块儿进村儿，就一前一后……

志 军 听说这个人老钱家给金玲介绍的。钱家是富农，谁知道这小子是哪号人？爹，您问问他！（下）

〔赵明理穿一身新蓝布制服，扛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上。车把上挂着不少包包、盒子之类。成林嫂观察着赵明理，下。〕

老耿头 小伙子，头一回进山吧？

赵明理 是呀。

老耿头 公路刚修到前村儿，咱这村儿眼下还骑不了自行车。

赵明理 (憨笑) 可不，这不它骑了我啦！噢，祁金玲同志去哪儿去啦？

老耿头 你是祁金玲的什么人呀？

赵明理 我是她的……您是……

老耿头 我是金玲的……大叔！

赵明理 啊！（放下車子）大叔，我叫赵明理。姓赵的赵，明理就是……明白的明，道理的理。

〔赵明理欲和老耿头握手，老耿头抓住赵明理的手，翻来复去地看。〕

老耿头 倒像个庄稼人的手！

赵明理 是啊！咱干活儿不懂泡汤！（掏出记工本）您看看我的记工本儿！

老耿头 (翻看) 不赖，全勤呀！你家是什么成份？

赵明理 中农！（掏出户口本儿）您看看我们的户口本儿。

老耿头 你倒带齐了！

赵明理 (冲口而出) 带齐了好去登記呀!

老耿头 登記? 你跟金玲訂亲啦?

赵明理 訂了! 大叔, 不瞞您說, 俺家三个男的, 沒个女的, 我爹急着让我結婚, 我今年二十五了, 也有点儿……

老耿头 也有点儿着急了, 是不是?

赵明理 (点头默認) 金玲也願意早到我們家去。今儿我来見見她媽; 她媽同意了, 我們就立刻去登記。

老耿头 你們認識多少日子了?

赵明理 有十天, 不, 十多天了!

老耿头 (不以为然地搖搖頭) 不长啊! 小伙子, 金玲她們家就在街里, 你順这条道走下去就是了, 她家院里有棵海棠树。(背起背簍)

赵明理 哎。大叔, 回头見。

(老耿头下。)

(錢氏扛簍上。)

錢氏 (对赵明理) 我說, 你就是赵……对, 赵明理吧?

赵明理 是呀。

錢氏 我是錢小香她媽, 金玲的表孀, 正月里我上馬坊看小香去見過你一面, 后来, 我就让小香把玲儿介紹給你了, 記得吧?

赵明理 記得, 記得! 多亏您帮忙, 我們……成了! (从車把上取下几个包包、盒子) 这是我爹让我給您带来的謝礼!

錢氏 新社会可不兴这个啦!

赵明理 您别客气！

錢氏 你先拿着，回头再说。走，先上我家坐坐去，玲儿她们家正扫房子呢，等她们收拾好了，咱们再过去。

赵明理 好。

〔赵明理推车随钱氏下。〕

〔远处飘来一个姑娘的歌声，〕

山顶上红花向阳开，
山庄上人民喜心怀……

〔志军、大元、春英、虎子说说笑笑地上。他们听见歌声，都惊奇地站住了。〕

大家 谁？谁唱歌呢？

志军 好像是金雁！

大家 是她，是她！

〔歌声——〕

一心唱个公社好，
幸福长存春常在……

志军 （喊）金——雁——！

〔金雁声：“志——军——！”〕

大家 金——雁——！

春英 噢，金雁姐不是在县城一个学校里当红领巾的辅导员，每逢寒暑假才回来吗？

大元 也许是为她妹妹的亲事回来的。

(金雁上。她脖頸上結着紅領巾，揹着個帆布書包。

金 雁 志軍！(抓住春英的手)春英、大元、虎子、成林嫂，你們都好啊！

(老耿头上。

老耿头 (故意咳嗽一聲)咳！

金 雁 耿大叔！

老耿头 嘿，你又是扭又是唱的，看不見你耿大叔嘍！雁子，告訴你個好事儿，今年咱林业队打了两口井，都見水了。水是咱山区生产的命根子啊，雁子，又有小半年沒見了。今儿哪陣風把你吹回來啦？

金 雁 (兴奋地)春天的風！今儿不是星期天嗎？早晨我跟學生們过了个队日，一散我就跑來了。我呀，是給你們送一個好消息來的！(摘下紅領巾)

大 家 什麼好消息？

金 雁 你們不是正干活兒嗎？來，咱們一塊兒干，干完了上我們家去說！

(金雁伸手搶過春英的梯架。

大 元 別上你們家了，你們家接待新姑爺呢！

金 雁 什麼？大元，你別逗了！

志 軍 真的！金玲在城關公社的馬坊搞了個對象，那小伙子今兒個來啦！你不知道？

金 雁 (一驚)啊，我一點兒也不知道呀！這個死丫頭！誰給她介紹的？

志 軍 你那個富農表孀——錢老婆子！

老耿头 那个小伙子是个中农，可他們剛認識十来天就訂亲啦！今儿就要去登記。

金 雁 她干嘛这么急？

志 軍 还不是想赶快离开咱們这穷山沟，奔平乡去，奔富村去！这思想她早有了，我給她指出过，她不承认。看，现在成了事实！

老耿头 雁子，你不知道呀！头年咱村不是鬧了場旱灾？生活苦了点儿，活茬也重了点儿，有几个姑娘就經不住考驗，思想退坡了！她們借結婚出山奔了富村儿，玲儿也学了她們的样儿！

虎 子 海棠峪把她們养大了，她們就飞了！

大 元 真是石板上炒料豆，熟了就蹦！

金 雁 我不能让妹妹这样下去，（把梯架还給春英）我回家去看看！

老耿头 去吧！（又叫住金雁）雁子，她上馬坊搞对象咱們不反对。咱們反对的是怕艰苦、奔富村儿的思想。

金 雁 大叔，我懂！（跪下）

志 軍 金雁，那个好消息……

（金雁幕后声：“我回头告訴你們！”）

志 軍 （喊）回头我們去找你！（对老耿头）剩下那点儿井帮，再有十分钟就砌完了……

虎 子 咱們干完了再收工吧。

大 元 下午咱們好轉移陣地。

春 英 省得再往这儿跑了。

老耿头 好吧，干完它！

〔大家下。〕

〔二幕启：祁家。舞台左方为院子的一角，被一棵老海棠树的枝条覆盖着，时当早春，尚未吐绿。〕

〔舞台右方是祁家外屋。屋内有灶台、板凳、红漆板柜等。旁有一门通里屋。纸窗支开，投入一片秀丽的山景。〕

〔紫色的山峰高耸入云，气势雄伟。〕

〔祁母、金雁和金玲收拾着屋子，谈着话。〕

金 雁 ……这么說，你已經跟他訂亲啦？死丫头，你們剛認識十来天，你了解他嗎？

金 玲 了解！大姐，我現在向你汇报！（兴奋地）他們村儿可好啦，一馬平川，离县城不到五里地，还有大公路通北京呢！昨儿我跟他坐上大汽車，嗚嗚地眨眼就进了北京城……

祁 母 （附和地）横竖不像咱海棠峪，咱这儿一开門儿大山就碰鼻梁骨，走道淨踢大石头。

金 雁 媽，公路都修到前村儿啦，咱这儿通汽車的日子也不远啦！

金 玲 他們村的地可肥啦，一脚能踩出一窩儿油，插根筷子它就能长叶儿！工分值比咱村高得多！

祁 母 那还用說，咱村儿石头多，地土薄，靠山山不綠，靠水水不流，庄稼不旺，树梢挂得稀……

金 雁 咱村儿不是也年年打井、修渠，往“四化”走嗎？

金 玲 （越說越高兴）他們家也好，人口少，院子寬敞，五間